

积极应急管理和积极应急管理学： 应急管理学发展的新方向^{*}

杨立华

摘要 由于人的思维可划分为积极思维和消极思维,与此相应,基于人类思维的应急管理学也可划分为积极应急管理和消极应急管理,以及积极应急管理学和消极应急管理学。积极应急管理在整体思维、应急管理的整体特点、具体工作三个层面,都和消极应急管理有深刻区别;同时,积极应急管理学在整体思维、对研究对象的基本认知或判断、主要研究目的、具体研究对象或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和实践的关系六方面,也与消极应急管理学有显著区别。因此,在明确区分积极应急管理与消极应急管理,以及积极应急管理学与消极应急管理学的基础上,应将积极应急管理和积极应急管理学作为我国应急管理学发展的新方向,努力推进其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 积极思维;应急管理;应急管理学;积极应急管理;积极应急管理学

中图分类号 C93 - 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8263(2025)01 - 0049 - 10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25.01.006

作者简介 杨立华,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政府管理学院长聘教授、博导,政府绩效评估中心研究员,碳中和研究院双聘教授 北京 100871

从人类社会生活所处的各种状态而言,无论何时何地,如从对事项的熟悉程度、重复性程度和所需采取行动的时间要求来看,人类经常会面临所谓常态和应急态,以及它们之间所形成的转换态^①。因此,无论在常态和应急态的二元划分下,还是常态、应急态和转换态的三元划分下,应急态都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形态之一,从而也就使得对这种形态的应对和管理成为人类社会管理或治理的最基本形式之一。尤其是,在风险社会^②的大背景下,各种风险、危机和突发事件层出不穷,这就更使得应急管理成了一种虽与常态管理相对但也频繁出现甚至被要求进行几乎“常态化”预防

或微处理的“非常态管理”。2024年9月21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也指出,完善基层应急管理组织体系要“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③各种中国古代的成语,诸如居安思危、安不忘危、未雨绸缪、警钟长鸣、枕戈待旦等,也都体现了这种意识或思维。

但是,究竟该如何认识应急管理以及如何进行应急管理,则不仅和该如何定义应急管理及如何进行应急管理决策、执行等相关,也和人类究竟秉承何种思维认识进行应急管理有关。思维是人类在进行思考、认识和行动时所进行的一种精神

*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新时代城乡基层社会服务体系构建路径及社区治理绩效研究”(7217400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与实践过程研究”(24&ZD115)、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学术团队建设重点支持项目“政府环境治理研究”(TDXM202106)的阶段性成果。

活动。^④其不仅决定人类思考、认识、行动的基本出发点、视角、路径、方式等,而且决定人类思考、认识、行动的态度(可理解为一种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情感性倾向)、境界(即在什么层次上)等。因此,要更好地认识应急管理,更好地进行应急管理,就必须从思维的角度重新认识应急管理,重新思考如何进行应急管理。

究竟该以何种思维认识应急管理,进行应急管理呢?本文认为,与已有的应急管理认识和实践相比,我们应采取一种更积极的思维来认识应急管理,进行应急管理,而且据此进一步提出了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积极应急管理,积极应急管理学的新路径和新方向。本文希望,这种新的积极思维,不仅可帮助我们重新审视应急管理认识和实践,而且可帮助我们重塑应急管理认识和实践,从而不仅开拓应急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新领域、新机制、新方法,而且可促进应急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迈上新台阶,达到新高度,创造新境界。为此,本文在导言之后的第二部分依次探讨积极思维、积极应急管理,积极应急管理学的基本含义,第三部分对积极应急管理与消极应急管理的区别进行分析,第四部分探讨积极应急管理学与传统或消极应急管理学的区别,第五部分是结论。

一、积极思维、积极应急管理与积极应急管理学的基本含义

作为人类在认识和行动时所进行的一种精神活动,思维也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从思维的理性形式而言,可将其划分为概念、判断和推理三种^⑤;从思维的抽象或形象程度而言,可将其划分为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⑥;从思维的理性程度而言,可将其划分为感性思维、直觉思维、理性思维^⑦;从思维的中心边缘方向性而言,可将其划分为发散思维和聚合思维^⑧;从思维的顺应方向性而言,可将其划分为正向思维和逆向思维^⑨;从思维的系统性而言,可将其划分为零散思维和系统思维^⑩;从思维的整体性而言,可将其划分为局部思维和整体思维^⑪;从思维的全面性而言,可将其划分为片面思维和全面思维;从思维的路线性状

而言,可将其划分为线性思维和非线性思维^⑫;从思维的开放程度而言,可将其划分为封闭思维和开放思维;从思维的可调整性程度而言,可将其划分为静态思维和动态思维^⑬;从思维是否有创新性而言,可将其划分为保守性思维、惯性思维、常规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等^⑭;从思维的复杂程度而言,可将其划分为简单思维和复杂思维等;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划分,都对人类更好地理解思维大有裨益。

但是,从更强调人的主动性、能动性、意向性和态度等角度而言,亦可将思维划分为积极思维和消极思维^⑮。积极思维就是思维者总是采取积极、主动、能动的意向或态度看待事物,形成认识,并基于心理资本^⑯采取相应的行动;相对地,消极思维就是思维者总是采取消极、被动、受动的意向或态度看待事物,形成认识,并基于心理资本采取相应的行为或行动。事实上,X、Y理论所强调的管理者对员工两种情况的假设,从思维的角度而言,也部分揭示了积极思维和消极思维的区别。X理论假设员工天性懒惰、缺乏主动性、需要通过严格的监督和控制来确保工作任务的完成,更多地展现了一种消极思维;Y理论则假设员工具有自我驱动和责任感、能够在适当的环境下展现出高度的主动性和创新能力,更多地展现了一种积极思维。^⑰当然,就从思维的角度而言,更直接地强调积极思维和消极思维的理论,则不仅比X、Y理论对思维的关注更直接,而且更系统、更全面。而且,还需指出的是,积极思维是同时带有整体思维、系统思维、全面思维、非线性思维、开放思维、主动思维、创新思维、复杂思维特征的思维,而消极思维是同时带有局部思维、零散思维、片面思维、线性思维、封闭思维、被动思维、保守思维、简单思维特征的思维。因为,一般而言,积极思维总是更强调整体性、系统性、全面性、非线性、开放性、主动性、创新性、复杂性,故整体思维、系统思维一直到复杂思维的实现更需要依赖积极、主动的意向或态度^⑱;而消极思维总是更具有局部性、零散性、片面性、线性、封闭性、被动性、保守性、简单性,故局部思维、零散思维一直到简单思维经常也是由思维者的消极、被动的意向或态度所导致。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认为积极思维和消极思维是更具有包容性、概括性和适应性等的概念,可以此来更好地描述或理解人类的自我可控性的思维取向或思维形式,并以此来进一步帮助人们认识和进行应急管理。

积极思维下的积极应急管理,就是实际应急管理者的意向和态度必须积极、主动,并从整体性、系统性、全面性、非线性、开放性、创新性、复杂性等角度认识并进行的应急管理。特别地,应急管理者在危机情境中常面临各种复杂情形以及巨大心理压力,这就使得其思维常会对其决策和行动产生更大影响。而在积极思维下,管理者常能更好地应对各种复杂情形,并能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从而使得其能更好地实现应急管理。事实上,心理学的研究也指出:通过积极自我暗示,个体不仅能够维持自我完整性^⑩,而且可以增强心理韧性、降低防御反应^⑪,减轻由危机情境带来的心理威胁,从而更有效地应对危机。助推理论也认为,通过外部环境或选择框架的微调不仅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个体的选择自由,减少个体的认识负担、情绪压力等,而且可隐晦地引导人们更好地做出符合公共利益的决策并采取行动。^⑫因此,积极思维能够创造一种更为积极的外部环境,也会有效促成应急管理中所有个体的行为向更为“积极”的行为调整。

与实际的积极应急管理相对,积极应急管理

学就是研究如何才能以更积极和主动的意向和态度以及更整体性、系统性、全面性、非线性、开放性、创新性、复杂性的思维认识和进行应急管理,并不仅真正揭示应急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及整体性、系统性、全面性、非线性、开放性、创新性、复杂性等特征,且自身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这些特征的应急管理学。

二、积极应急管理和消极应急管理的区别

理解积极应急管理和消极应急管理的区别,可从三个层面进行考虑。第一个层面是整体思维的层面,正如上面已指出的,它们分别对应积极思维和消极思维。第二个层面是整体思维下应急管理整体特点的层面。在这一层面下,可从各类应急管理者,尤其是应急管理组织者对应急管理工作的态度、视野、思考、时间、行为、过程、方法、结果等方面的目标追求或行为等进行考虑。第三个层面是应急管理具体工作层面。在这一层面下,可从应急管理的主体、预案、具体过程(包括预警、减缓、预防、准备、处置、善后、评估)、具体行为(包括组织、决策、执行、规划、指挥、动员、沟通、协调、控制、协同、保障、参与、监督)、具体方法(包括政治与行政、市场、法治、共治、技术、心理、标准)、宣传教育与演练(包括宣传、教育与培训、演练、伦理、文明)等具体方面进行思考(表1)。

表1 积极应急管理和消极应急管理的区别

		积极应急管理	消极应急管理
整体思维		积极思维	消极思维
整体特点	态度	积极态度:更积极主动一点	消极态度:消极被动
	视野	积极视野:更开阔一点	消极视野:眼界狭小
	思考	积极思考:更全面周密一点	消极思考:消极被动、思虑不周
	时间	积极时间观:更长远一点,短长结合	消极时间观:更关注短期
	行为	积极行为:更多做一点,更谦卑一点,更助推一点	消极行为:能将就将就,不愿多付出一点,专断蛮横
	过程	积极过程观:全过程、更全面一点	消极过程观:只关注局部过程
	方法	积极方法:办法总是无穷的、总有更好的	消极方法:因循守旧,从不思考新办法
	结果	积极结果:不断追求更好结果、追求卓越和“完美”	消极结果:差不多就行

续表

		积极应急管理	消极应急管理
具体过程	主体	调动尽可能多的主体参与，并各司其职，共同行动，共同创造、共同分享	关闭参与大门，不信任其他主体，或者推卸责任，让别人承担任务和责任
	预案	积极预案；科学可行、实事求是、不断优化、切实有用	消极预案；潦草敷衍、应付空置、制后不管、空而无用
	预警	积极预警；细致入微、实时更新、实时反馈	消极预警；大而化之、事后诸葛、预而不警
	减缓	积极减缓；全面、及时、能减尽减、尽善尽美	消极减缓；片面、拖延、能不就不、得过且过
	预防	积极预防；积极、主动、真实、随时、及时、全面、细致、深入、系统、全过程预防	消极预防；消极、被动、虚假、散漫、拖延、片面、粗疏、浅懒、局部、单片段或环节预防
	准备	积极准备；积极、主动、真实、随时、及时、全面、细致、深入、系统、全过程准备	消极准备；消极、被动、虚假、散漫、拖延、片面、粗疏、浅懒、局部、单片段或环节准备
	处置	积极处置；积极、主动、果断、真实、及时、全面、科学、彻底处置	消极处置；消极、被动、犹豫、虚假、拖延、片面、随意、表面处置
	善后	积极善后；全过程善后	消极善后；单片段或环节预防
	评估	积极评估；自我主导、积极、主动、真实、有效、学习、总结、促进	消极评估；他人主导、消极、被动、虚假、无效、应付、糊弄、控制
	组织	积极组织；积极、主动、真实、系统、开放、多元、有效	消极组织；消极、被动、虚假、零散、封闭、单一或单调、低效或无效
	决策	积极决策；积极、主动、快速、准确、系统、周密、经济、公平、民主、透明、创新	消极决策；消极、被动、拖延、马虎、零散、粗疏、昂贵、不公平、专断、黑箱、守旧
	执行	积极执行；积极、主动、快速、准确、系统、周密、经济、公平、民主、透明、创新、到位	消极执行；消极、被动、拖延、马虎、零散、粗疏、昂贵、不公平、专断、黑箱、守旧、不到位
	规划	积极规划；积极、主动、真实、准确、系统、周密、经济、公平、民主、创新	消极规划；消极、被动、虚假、马虎、零散、粗疏、昂贵、不公平、专断、守旧
具体工作层面	指挥	积极指挥；积极、主动、准确、及时、有力、敢作敢为、有效	消极指挥；消极、被动、错误、拖延、疲软、敷衍塞责、无效
	动员	积极动员；积极、主动、及时、有力、精准、可持续	消极动员；消极、被动、拖延、无力、胡乱、不可持续
	沟通	积极沟通；积极、主动、及时、准确、全面、多向、多主体、友好、负责	消极沟通；消极、被动、拖延、胡乱、片面、单向、单或少主体、恶性、搪塞
	协调	积极协调；积极、主动、及时、准确、全面、多向、多主体、友好、负责	消极协调；消极、被动、拖延、胡乱、片面、单向、单或少主体、恶性、应付
	控制	积极控制；积极、主动、及时、对象精准、范围适度、时间适度、力度适度、有效、无害	消极控制；消极、被动、拖延、错误、对象错误、范围错误或者过大、时间错误或过长、力度不适或过强、无效、有害
	协同	积极协同；积极、主动、及时、多元、精准、真实、有效	消极协同；消极、被动、拖延、单或少主体、错误、虚假、无效
	保障	积极保障；积极、主动、及时、全面、系统、多渠道、多方法、有力、适度、有效	消极保障；消极、被动、拖延、片面、零散、单渠道、单方法、无力、不足或浪费、无效
	参与	积极参与；积极、主动、及时、全面、系统、多主体、多渠道、多方法、真实、有效	消极参与；消极、被动、拖延、片面、零散、单或少主体、单渠道、单方法、虚假、无效
	监督	积极监督；积极、主动、及时、全面、系统、多主体、多渠道、多方法、真实、有效、依法	消极监督；消极、被动、拖延、片面、零散、单主体、单渠道、单方法、虚假（形式）、无效、无法或非法
	政治与行政	积极政治与积极行政；实事求是、科学、民主、依法	消极政治与消极行政；形式主义、愚昧、专断、无法无天或非法
	市场	积极市场；遵循市场机制、自由、开放、包容、繁荣	消极市场；过多干预、控制、封闭、排他、萧条
	法治	积极法治；真实有效合理立法、严格公正执法、严格公正司法、积极主动严格守法；全过程法治	消极法治；形式无效胡乱立法、执法不严不公正、司法不严不公正、守法被动消极不严格；形式主义、单片段或环节法治
具体方法	共治	积极共治；真实、开放、协商、民主、有效	消极共治；虚假或形式、封闭、命令、专断、无效
	技术	积极技术；真正为应急和人民服务、科学、民主、文明、向善	消极技术；实质为权力或控制服务、愚昧、专断、野蛮、向恶
	心理	积极心理；积极、主动、自主、包容、开放、互惠、乐观、正面	消极心理；消极、被动、盲从、排斥、封闭、自利、悲观、负面
	标准	积极标准；科学、规范、客观、清晰、可操作、真实	消极标准；随意、模糊、缺乏操作性、虚假或形式主义

续表

		积极应急管理	消极应急管理
宣传教育与演练	宣传	积极宣传:积极、主动、及时、准确、真实、全面、多向、多主体、重视沟通、鼓励讨论辩论、潜移默化、开放	消极宣传:消极、被动、拖延、随意、虚假、片面、单向、单或少主体、重视灌输、反对或惧怕讨论辩论、夸夸其谈、封闭
	教育与培训	积极教育与积极培训:积极、主动、及时、全面、系统、周密、真实、注重视野眼界以及细节和习惯培养、持之以恒和可持续发展	消极教育与消极培训:消极、被动、拖延、片面、零散、粗疏、虚假或形式主义、不关心视野及细节和习惯培养、缺乏可持续性
	演练	积极演练:积极、主动、及时、全面、系统、周密、严谨、真实、可持续性	消极演练:消极、被动、拖延、片面、零散、粗疏、随意、虚假或形式、无持续性伦理与文明
	伦理	积极伦理:积极主动及时全面系统周密严谨真实地考虑、重视和解决伦理问题;全过程伦理	消极伦理:漠视伦理或者只消极、被动、拖延、片面、零散、粗疏、随意、虚假地考虑或解决伦理问题;单片段或环节准备
	文明	积极文明:积极主体和客体、积极制度、积极行为、积极器物、积极历史、积极文化,共同形成积极文明	消极文明:消极主体和客体、消极制度、消极行为、消极器物、消极历史、消极文化,共同形成消极文明

表1较简洁地总结了积极应急管理和消极应急管理在三大层次和40多个小方面的区别。这一归纳显示,积极应急管理和消极应急管理确实存在诸多差异,形成了两套不同的应急管理模式或范式,需深入研究。例如,就经常讨论的应急管理预防而言,两种管理也明显不同。虽然,预防的重要性众所周知。《中庸》有言:“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殆,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②但是,很多应急或者突发事件的发生,也常和没有“积极预防”思想和“积极预防”行动和制度体系相关。这是造成很多突发事件无预警爆发和初期形势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在很多国家的新冠疫情处置中,都表现极为明显。积极应急管理中的“积极预防”思想,不仅强调要“积极主动”而非“被动消极”地进行危机的各种预防,要把预防贯穿到危机预防和应对的全过程,而且强调全过程的均衡^③。有些人可能会认为,“预防”仅仅在平常所说的“危机预防”阶段有用,一旦过了该阶段,就可“马放南山”“解甲归田”。但真正的“积极预防”绝非如此!其要求把“预防”做到任何时候、任何阶段、任何事项和任何事物上,要求把“预防”贯穿到危机萌芽之前、之时、之初、之中、之晚、之结、之后,危机发生之前、之时、之初、之中、之晚、之结、之后等所有环节,是真正的“全过程积极预防”。

和“预防”有“消极预防”和“积极预防”一样,“善后”也有“积极善后”和“消极善后”之分。

“积极善后”就是要秉承“积极预防”思想,把平常所言“危机解决”之后的“善后”事宜尽量前置,一直放到“危机发生之前”考虑,在“危机发生之时”就积极配套相应善后行动,让善后一直伴随危机解决全过程,直到平常所说的“危机善后”后,并再延长一段时间。2024年6月28日新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④第12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为应对突发事件的紧急需要,可以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设备、设施、场地、交通工具等财产。被征用的财产在使用完毕或者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应当及时返还。财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第89条规定:“国务院根据受突发事件影响地区遭受损失的情况,制定扶持该地区有关行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受突发事件影响地区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遭受的损失和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的情况,制定救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等善后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妥善解决因处置突发事件引发的矛盾纠纷。”第90条规定:“公民参加应急救援工作或者协助维护社会秩序期间,其所在单位应当保证其工资待遇和福利不变,并可以按照规定给予相应补助。”第91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在应急救援工作中伤亡的人员依法落实工伤待遇、抚恤或者其他保障政策,并组织做好应急救援工作中致病人员的医疗救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45条^⑤也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

根据传染病疫情控制的需要,国务院有权在全国范围或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权在本行政区域内紧急调集人员或者调用储备物资,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紧急调集人员的,应当按照规定给予合理报酬。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能返还的,应当及时返还。”这些都是关于“善后”的一些条款,但是内容还太少,而且也都是“消极善后”,还不是“积极善后”。而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②0}中则几乎没有有关“善后”的具体条款。所以,今后在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完善中,要增加有关善后的相关内容,要真正贯彻“积极预防”“积极善后”以及“全过程预防”和“全过程善后”的思想,并应考虑增加“善后”专章。而且,在应急管理中,要在危机发生之前就积极思考,为可能的善后工作制定尽可能详尽的“善后预案”,并在危机实际发生后,及时根据实际情况对善后预案进行不断优化,随时做好善后工作。

三、积极应急管理学与传统应急管理学的区别

要提倡和落实积极应急管理,相应地,也应提倡和发展积极应急管理学。因为,发展积极应急管理学不仅可以更好地为提倡、推进落实、积极应急管理服务,也能更好地促进应急管理研究及应急管理学本身的发展。但是,要发展积极应急管理学,除了理解其前面已经分析的基本含义外,还

须进一步分析其与传统应急管理学的区别。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从理想型的类型学意义上来说,这里应分析的是积极应急管理学和消极应急管理学的区别。但是,从现存应急管理学的客观现实来说,虽然传统应急管理学更偏向于一般思维或消极思维,但也还不能说其完全就是消极应急管理学。因此,从实事求是立足现有应急管理学的客观实际情形出发,可选择分析积极应急管理学和传统应急管理学的区别,而不是其与理想型的消极应急管理学的区别。而且,就当下的实际情况而言,要发展积极应急管理学,也要从传统应急管理学的基础上进行发展,而不是从理想类型化的消极应急管理学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因此,这么分析,也是更为实际和实事求是的做法。当然,由于传统应急管理学更偏向于消极应急管理学,因此其与积极应急管理学相对的一些具体情形的进一步理想类型化,也可视为是对消极应急管理学的具体描述。从此来说,讨论积极应急管理学与传统应急管理学的区别,事实上也能揭示积极应急管理学和消极应急管理学的区别,故无须再进一步讨论后两者的区别。

依据认识和研究事物需关注整体思维、对研究对象的基本认知或判断、主要研究目的、具体研究对象或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和实践的关系等基本逻辑,可从以下六方面对比积极应急管理学和传统应急管理学的区别(表2)。

表2 积极应急管理学和传统应急管理学的区别

	积极应急管理学	传统应急管理学
整体思维	积极思维(整体性、系统性、全面性、非线性、开放性、主动性、创新性、复杂性)	一般思维或消极思维(局部性、零散性、片面性、线性、封闭性、被动性、保守性、简单性)
对应急管理的基本认知	复杂过程、多线条、多次迭代	线性过程、单线条、无迭代
主要研究目的	创造性预防和主动解决问题	应对式和被动解决问题
具体研究对象或内容	强调积极应对,研究积极应对的思维、过程、行为、方法、教育演练、理念伦理和文明等问题	暗含被动应对,研究被动应对的思维、过程、行为、方法、教育演练、理念伦理和文明等问题
研究方法	行动研究、共创研究、开放研究	研究者独立研究、部分主导的研究、封闭研究
研究和实践的关系	研实合一	研究和现实分离

具体来说,就整体思维而言,积极应急管理学不仅要求研究者要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全面性、非线性性、开放性、创新性和复杂性等积极思维,从这些思维出发理解应急管理、编写应急管理教材、开展应急管理研究、实施应急管理汇报,同时也把培养和训练实际应急管理者、各种应急管理参与者、其他应急管理研究者等具有积极思维的举措作为应急管理研究的重要目的和内容。相反,传统应急管理学则不仅具有局部性等消极思维,而且从这些思维出发编写教材、展开研究和实施汇报,也影响了其培养和训练的实际应急管理者、各种参与者和研究者等,使其思维也带有消极色彩。

就对应急管理的基本认知而言,积极应急管理学对应急管理学的认知是,无论实际的应急管理还是应急管理学,事实上都是复杂过程、多线条、多次甚至无数次迭代的过程。在此认知下,应急管理和应急管理学本身也是复杂开放巨系统^②,具有非常复杂的过程。同时,应急管理和应急管理学的发展形态多样,不仅是线性或多线性的,而且可能是各种曲线性或回环性的,更可能是复合、交叉、融合的。要认识到应急管理和应急管理学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绝不能仅秉承传统的简单线性认知。此外,应急管理和应急管理学的发展也有高潮低谷、有进步退步,且各种方法、观点、理论、思想、认知等在不断迭代发展。相反,传统应急管理学对应急管理学的认知却认为,无论实际的应急管理还是应急管理学,都是有先有后、从此到彼的一般线性过程,至多是多线性过程,且应急管理和应急管理学基本上可一步到位,无需或不太关注其不断迭代的过程,因此相对也是无迭代的。

就对研究的目的而言,积极应急管理学的目的是探索、教育和训练研究者、实践者以及学生等创造性地预防和主动解决问题。对应急管理学来说,预防应急管理、不让应急管理发生,乃至尽可能消除应急管理,以及探索、教育和训练研究者、实践者和学生们等更主动、更积极地解决问题,是其研究中心。相反,在传统应急管理中,虽不能说其不强调预防和主动解决问题,但总体而言,其探

讨的主要是问题发生后如何解决的问题。因此,其目的仍以应对和被动解决问题为主,创造性、积极性和主动性都不足。

就具体研究对象或内容而言,积极应急管理学强调更积极、系统、深入、全面地研究应急管理积极应对的思维、过程、行为、方法、教育演练、理念伦理和文明等问题。相反,传统应急管理学在上述这些方面大都消极、被动,未能做到如积极应急管理学那样,这需要不断反思、批判和改进。

就研究方法而言,积极应急管理学更强调行动研究、共创研究和开放研究。行动研究^③是将研究和实践统一、让被研究者同时成为主要研究者本身、一边研究一边实践,并通过以研究促实践、以实践促研究的研究和实践相互促进,不断推进研究和实践共同推进、相互影响、融合发展的应急管理学研究。共创研究^④则是说应急管理学的研究、发展、教育和训练等,完全打破研究者和非研究者、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我者和他者等的界限,以多种方式实现共同设计、共同研究、共同生产、共同写作、共同分享、共同完善。开放研究不仅指应急管理研究者的主体、心态、行为等是开放的,也指其研究过程、研究行为、研究结果等在所有方面都是开放的、多元的、不断迭代的。相反,对传统应急管理学来说,不是完全旧式的研究者独立研究、部分人主导的研究和相对封闭的研究,就是在行动研究、共创研究和开放研究等方面还做得很不够。

就研究和实践的关系而言,积极应急管理学更倾向于一种研究和实践无论在广度、深度还是细度等各方面都高度融合、密不可分的关系模式。这不仅体现在前面所讲的行动研究、共创研究和开放研究上,而且体现在其强调研究和实践的更深度、更系统和更全面的融合上。这需进一步深入探讨其机制、方式等。相反,传统应急管理学导致研究和实践之间存在很多鸿沟,这是制约其发展和实际效能的一个重要原因,需通过持续发展和推进积极应急管理来解决。

四、结论

现代管理学的研究越来越技术化、细节化、精

细化,这一方面固然是好事,反映了管理学的不断发展和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化,但也让管理学越来越琐碎化、造作化,越来越背离学科的大问题,越来越没有思想。^⑩但事实上,人类的任何行为或行动都是在思维的指导下进行的,如忽视了对管理思维的关注,仅仅关注思维外的东西,即使不能完全说本末倒置,也是管理学的重大缺陷。因此,在当前充斥各种管理技术,且各种五花八门的管理技术都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得不再次关注管理思维的问题。而在应急管理领域,要解放思想和转变思维,虽可有各种不同的探讨,但在当下,首先就是要将其从传统的消极思维转变为积极思维,进而推行积极应急管理和积极应急心理学。因此,也正是在如上思维的指导下,我们在指出思维重要性,分析积极思维、积极应急管理和积极应急心理学基本含义的基础上,又依次分析了积极应急管理和消极应急管理以及积极应急心理学和消极应急心理学的区别。

在提出积极应急管理和积极应急心理学的基础上,今后要进一步推进积极应急管理和积极应急心理学的发展,还首先必须注重这几项重要任务。其一,必须在现实中切实区分积极应急管理和消极应急管理。只有切实区分二者,才有可能选择积极应急管理。否则,如果连什么是积极应急管理、消极应急管理都不能区分,又何谈能主动采取积极应急管理?其二,必须批判和反对消极应急管理。要推动积极应急管理,除从正面推动外,还要为其发展清除障碍、扫清道路,批判和反对消极管理。因为,有破才有立,不破不立。正如一块田地,如先不把杂草清除,又怎能种想种的好庄稼?其三,必须积极推广和贯彻积极应急管理。就像一块田地,不种庄稼,就会长杂草。这就说明,不光要有破,还要有立。否则,光破不立,只能是消极应急管理。其四,必须加强对积极应急管理和积极应急心理学的研究。因为在研究和实践相互促进的逻辑下,没有好的研究就不会有好的实践。所以,必须努力加强对应急管理的和应急心理学的研究,进而研究和实践的不断互动中,同时推动积极应急管理和应急心理学的不断发展。

总之,不仅应急管理和应急管理学具有积极

应急管理和消极应急管理以及积极应急心理学和消极应急心理学之分,就是行政和行政学也有积极行政和消极行政以及积极行政学和消极行政学之分,整个公共管理和公共管理学也有积极公共管理和消极公共管理以及积极公共管理学和消极公共管理学之分,乃至整个管理和管理学也有积极管理和消极管理以及积极管理学和消极管理学之分。这些都亟待今后持续研究和实践。而这些研究和实践,不仅会推动积极行政和积极行政学、积极公共管理和积极公共管理学、积极管理和积极管理学的发展,也会推动与它们相关或作为它们各自一部分的积极应急管理和积极应急心理学的发展。

当然,还需明确指出的是,积极应急管理和积极应急心理学是一种相对简化的、理想型的类型学划分,其目的旨在通过此划分,进一步突出积极应急管理和积极应急心理学等的重要性,因为思维是人类一切行动的起点和基础,会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动。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客观世界无论何时何地都必然存在截然分明的两种类型的划分。在很多情况下,无论是作为实践的应急管理等,还是作为研究的应急心理学等,都同时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或有些积极的多一些,有些消极的多一些。因此,我们必须仔细辨别,认真分析。不能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这都是不对的,也是在本质上违背积极思维原则的,更不是我们提出积极应急管理和积极应急心理学等的初衷。这是今后的研究和实践,必须特别加以注意的!本研究还只是在提出积极应急管理和积极应急心理学的初步讨论,虽然在前面也讨论了除整体思维层面外,积极应急管理在应急管理的整体特点和具体工作层面的一些具体表现,同时讨论了积极应急心理学和传统(消极)应急心理学在整体思维、对应急管理基本认识、主要研究目的、具体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和实践的关系六方面的区别,但还未对积极应急管理与消极应急管理以及积极应急心理学和传统(消极)应急心理学之间的具体复杂转换过程等进行深入细致分析。所有这些,也都需要今后的研究持续加以探讨。

注:

- ①刘一弘、高小平:《风险社会的第三种治理形态——“转换态”的存在方式与政府应对》,《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4期。
- ②U.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Social Forces*, Vol. 73, No. 1, 1992, pp. 432 – 436.
- ③《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中国青年报》2024年10月9日。
- ④J. Evans, In Two Minds: Dual – process Accounts of Reasoning,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Vol. 7, No. 10, 2003, pp. 454 – 459.
- ⑤D. Moshman, From Inference to Reaso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ationality, *Thinking & Reasoning*, Vol. 10, 2004, pp. 221 – 239.
- ⑥D. Lehmann, R. Pascual – Marqui, W. Strik, T. Koenig, Core Networks for Visual – concrete and Abstract Thought Content: A Brain Electric Microstate Analysis, *NeuroImage*, Vol. 49, 2010, pp. 1073 – 1079.
- ⑦S. Epstein, R. Pacini, V. Denes – Raj, H. Heie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ntuitive – experiential and Analytical – rational Thinking Sty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71, No. 2, 1996, pp. 390 – 405.
- ⑧W. Zhang, Z. Sjoerds, B. Hommel, Metacontrol of Human Creativity: The Neurocognitive Mechanisms of Convergent and Divergent Thinking, *NeuroImage*, Vol. 210, 2020.
- ⑨G. Gavetti, D. A. Levinthal, Looking Forward and Looking Backward: Cognitive and Experiential Search,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45, No. 1, 2000, pp. 113 – 137.
- ⑩D. Moseley, J. Elliott, M. Gregson, S. I. Higgins, Thinking Skills Frameworks for Use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Vol. 31, 2005, pp. 367 – 390.
- ⑪R. E. Nisbett, K. Peng, I. Choi, A. Norenzayan, 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 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Cogn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108, No. 2, 2001, pp. 291 – 310.
- ⑫K. S. Groves, C. Vance, Linear and Nonlinear Thinking: A Multidimensional Model and Measure,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Vol. 49, No. 2, 2015, pp. 111 – 136.
- ⑬F. Gao, M. Li, Y. Nakamori, Critical Systems Thinking as a Way to Manage Knowledge, *Systems Research and Behavioral Science*, Vol. 20, No. 3, 2002, pp. 3 – 19.
- ⑭R. Ness, Promoting Innovative Think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Vol. 105, No. S1, 2015, pp. S114 – S118.
- ⑮M. E. P. Seligman, M. Csikszentmihalyi, Positive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55, No. 1, 2000, pp. 5 – 14.
- ⑯J. Avey, R. J. Reichard, F. Luthans, K. Mhatre, Meta –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Employee Attitudes, Behaviors, and Performance,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Quarterly*, Vol. 22, 2011, pp. 127 – 152.
- ⑰D. McGregor, *The Human Side of Enterprise*, McGraw – Hill, 1960.
- ⑱F. Luthans, The Need for and Meaning of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Vol. 23, 2002, pp. 695 – 706.
- ⑲C. M. Steele, The Psychology of Self – Affirmation: Sustain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Self, in L. Berkowitz,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21, Academic Press, 1988, pp. 261 – 302.
- ⑳G. L. Cohen, D. K. Sherman, The Psychology of Change: Self – Affirmation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65, 2014, pp. 333 – 371.
- ㉑R. H. Thaler, C. R. Sunstein,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㉒王国轩译注:《大学·中庸》,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0页。
- ㉓张海波:《应急管理的全过程均衡:一个新议题》,《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3期。
- ㉔《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6/content_6960130.htm,2024年6月29日。
- 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http://www.npc.gov.cn/npc/c2/c238/202001/t20200122_304251.html,2020年1月22日。
- 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https://nirp.chinaedc.cn/fbz/xzfg/202403/P020240306630307338615.pdf>,2011年1月8日。
- ㉗X. Qian, J. Yu, R. Dai, A New Discipline of Science: The Study of Open Complex Giant System and Its Methodology, *Nature*, Vol. 13, No. 1, 1990, pp. 3 – 10.
- ㉘K. Lewin, Action Research and Minority Problem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 2, No. 4, 1946, pp. 34 – 46.
- ㉙Y. Skipper, D. Pepler, Knowledge Mobilization: Stepping into Interdependent and Relational Space Using Co – creation, *Action Research*, Vol. 19, 2020, pp. 588 – 605.
- ㉚徐淑英:《负责任的商业和管理研究愿景》,《管理学季刊》2018年第4期。

[责任编辑:若 谷]

Positive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Positive Emergency Management Science: New Direc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Science

Yang Lihua

Abstract: Due to the fact that human thinking can be divided in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thinking,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science based on human thinking can also be divided in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ergency management, as well as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ergency management science. Positive emergency management has profound differences from negative emergency management in terms of overall thinking,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the specific work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Positive emergency management science also differs significantly from negative emergency management science in terms of overall thinking, basic understanding or judgment of the research object, main research objectives, specific research objects or content,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erefore, by clearl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ergency management, as well as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ergency management science, we should take positive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positive emergency management science as the new direc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science in China, and should strive to promote their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Key words: positive thinking; emergency management; emergency management science; positive emergency management; positive emergency management science

(上接第 19 页)

How does Artificial Cognition Creatively Solve Problems

Wei Yidong

Abstract: Whether an artificial cognitive system is creative and how to have creativity are questions that the new generation of AI must face and address. Examined from the philosophy of cognition, the intrinsic reason for a system to be creative is to have causal ability, an ability of adaptive representation. This means that as long as humans and intelligent robots have the ability of adaptive representation, they also have some degree of creativity. But how to understand creativity? What are the mechanisms of cognitive creativity? What are the adaptive representational structures of artificial cognitive systems? And how to model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by agents? This set of questions is what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From the viewpoint of adaptive representation, the CreaCogs based on the clock metaphor can give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for the idea that creativity is like turning gears, which in essence is an ability of adaptive representation.

Key words: artificial cogni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gent; adaptive representation; creativity